

基于问题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谭希培, 刘小容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是当下“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与解答方式。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别的任何理论不同之处, 在于它总是在关注、研究和解答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现实问题中生成与推进。对历史发展动因和当时的时代问题的思考, 引出了其出场路径; 对资本的批判和后资本道路问题的探索, 整体拓展了其科学世界观; 对发展变化着的时代主题与特征思考, 推动了其民族化。无疑, 对新的重大现实问题及其谱系综合解析, 是其整体推进的最根本的动因之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问题视角; 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2-0165-0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 总会伴随着对其自身的反观而自审。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这是当今的问题与提问方式。对此, 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定义、基本内容及其关联、该学说建构过程、基本范畴及其演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非仅仅为了建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而是为了创立一种能够用以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或核心问题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关注、研究、解决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社会现实问题中, 不断生成、推进和走向大众化的。

一、回答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和发展历程

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出场的主要导向。在马克思看来, 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真正的哲学总是时代生活问题的解答。马克思在自己新世界观出场时对时代问题和提问方式一直抱有深刻的敏感性。时代问题和提问方式, 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解答的理论旨趣和理论形态。“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89-290)]在解读马克思早期著作时, 人们会惊讶

地发现, “以问题为中心”几乎成为马克思颠覆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概念及其体系, 实现人类思想史的伟大革命的重要路径。这在其“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 对“法的关系”、“国家的形式”等思想观念的物质根源的探讨与论辩, 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的思考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德国哲学从天空下降到地上, 马克思新世界观则正好相反, 从地面上升到天空。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不断追问时代的重大问题, 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到“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批判”, 从“私有制”、“异化”问题分析到国民经济学批判, 进而对资本全球化本性及其后果问题的深刻反思, 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由哲学基地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思考, 缘于马克思刚刚走向社会时遇到的“苦恼的疑问”, 正是这一困惑造成了这位年青哲学博士的理论信仰危机, 使他立志要彻底批判改造这个社会,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也正是这一原因决定了他理论研究的特殊起点和元意图, 并为此矢志不移, 奋斗终生。

对于通过经济学研究来解决自己哲学信仰并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的最初动因,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说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 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

收稿日期: 2008-12-06

作者简介: 谭希培(1956-), 男, 湖南湘潭人,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他自己深感“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不仅对利益问题发表意见感到困难,而且对当时流行的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也不敢“妄加评判”^[2](31-32)]。短时间遭遇这些事件使马克思认识到眼前的国家与黑格尔的哲学理念大相径庭,比如在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讨论中,不少代表国家立法的议员们不要说遵从善良意志,就是对当地贫苦山民的基本同情心都没有丝毫表现,山民们到山林里捡些枯枝烂叶烧饭取暖在他们眼里就是“盗窃林木”,要通过立法对他们进行治罪。现实与理论信仰的矛盾终于使马克思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发展到强烈的理论信仰危机。为了解决这些“苦恼的疑问”,他利用《莱茵报》被查封的时机退回到书房,决心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15)]物质的生活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在批判旧哲学的同时他对新世界观的功能进行了根本定位:“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75)]

批判地解读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实问题的需要,推动着马克思的思考从法学到哲学,从政治学到经济学,从宗教学到历史学和人类学,从新闻学到艺术学,等等。

二、探索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整体拓展

马克思在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认识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虽然对资本主义“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它“往何处去”的问题却很糊涂。马克思正是带着这个疑问,从

纯理论领域转向直接的、实际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开始了对资本的批判和后资本道路的探索。

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影响下,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引申出异化,并将异化与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指出异化劳动是造成社会中的压迫、不平等及阶级斗争的根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劳动不仅具有创造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摧残人的一面,由此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私有制与分工(它们是同一回事)是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源,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它们互为因果;要消灭异化劳动就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扬弃异化劳动,以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说马克思这些结论还带有费尔巴哈影响的明显痕迹的话,那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实质的更深刻的揭示批判,则其唯物史观形成之后。

马克思在19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中分工范畴的考察,全面阐述了自己科学的唯物史观,从而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各种反动与错误思潮,从历史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得出“两个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到达伦敦,历史再次使他从社会革命的前台退回到书房,继续那被迫中断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规律性,使工人阶级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进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为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历史使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1867年9月,划时代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问世:马克思从“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商品”入手,首先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从而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4](24)]。把创造价值的现实源泉归结为活劳动,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资本对剩余价值无限度的追求,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必然加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一方面,随着资本的集中,资本主义生产日益社会化乃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另一方面,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为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必然扩大再生产,而整个社会处

于无政府状态,同时造成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这样必然会造成大多数人实际购买力的衰退,从而引发生产过剩危机,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激起无产阶级的激烈反抗。这一切都深刻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831-832)}诚然,商品、价值、劳动、生产、管理、流通、所有权、积累、市场、危机等等,哪一个都不纯粹是单纯的经济范畴、现象和运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的物质动因与必然性被从理论上揭示出来之后,又一再被经济、社会与政治地实证,新世界观不再是理论假设。

对后资本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探索总是在对现存世界的无情的批判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尽管任何批判的背后都有一个隐性的理论模式作为参照系,而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尤其善于从批判现存的旧世界中发展新世界,善于从历史的发展与现实问题的演变趋势中把握和展望未来;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是为了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为了把旧世界改造成为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共产主义。

三、解答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的分析,科学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而在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根据时代的变换,创造性地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第二年他又补充了“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的结论。^{[6](722)}“一国胜利论”,这是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技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一核心的现实问题的崭新思考与解答。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从第一天开始就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1917年10月到1920年,列宁对如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

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包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解散立宪会议,加强苏维埃政权;1921年,他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时制定与尝试新经济政策等等。这些,构成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思考的结果。

时代问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首先被具体化为图存救亡的根本问题,继而是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前者的探索与回答: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分析,到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依靠力量、道路等一系列问题而形成的问题链的追问、思考、探索与解答,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以革命与战争为时代特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通过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方式解答了民族的大问题,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以实事求是为本质特征和思维逻辑的具有中国气派与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得以确立。

后一个问题具体化为发展方向与过程两大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前奏和序幕,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不言而喻的。经历匆匆的三大改造,运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过渡之后,现代化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过程问题,被提上了历史与现实的议程。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再被问题化,而每一次都是实践使然,是不自觉的自觉,是痛定思痛的必然。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反复与曲折,时代特征的切换与转折,一条为经济技术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路开始隐现。

20世纪初,列宁敏锐地判断当时所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结论对许多国家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起到了精神助产士作用。但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和阶级矛盾状况均与以前大不相同。“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是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在眼界上超越列宁对时代及其特点所作的概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特征及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思考与求解,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关注和思考紧密相联,它既是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又有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冷静把握。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的探索与进展,第一次初步而又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并正成功引领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飞跃。

四、思考现实问题：当今马克思主义整体推进的现实动因

在21世纪起点上,开始掀起了三个最为显著的时代潮头:以劳动社会化为根基的经济全球化潮头,以科技现代化为根基的信息产业化潮头和以交往普遍化为根基的政治民主化潮头^[7]。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导致的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使传统界标产生漂移:原有的统一在分化,原有的对立却在融合;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阵线在重组而变得模糊不定。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垄断化之间的相互冲撞,政治单边化与多极化之间的此消彼长,文化多元化与单质化之间的互相激荡,暗藏在世界历史深处的种种深层矛盾,衍生出繁多的当代社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科技网络化问题、经济特别是金融危机问题与国际化的恐怖主义问题等。

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物质基础。工业化意味着人类通过机械化、继而自动化的技术装置最大限度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意味着人类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舒适、方便、富足。但是,它却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诸如资源和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地表气温上升、生态危机等等问题。这在今天已成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正用新的科学图景说明人和自然、社会 and 自然的相互关系。全球化信息网络、信息产业的生成,不仅造成了人们存储、加工、处理、传递信息的新方式,而且造成了人类知识库的新形态,从而给人类活动的历史发展与相互关系带来了空前的深刻变革。然而,人类对周围世界特别是生命世界越来越深入和强烈的干预,会不会在改变地球生物化学循环的同时,破坏生命世界的协调和平衡,从而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答案是肯定的。

金融危机是当代经济危机的典型样态。它似乎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对未来经济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贬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无论金融危机的具体形式如何多样与形式如何混合,它通常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它给人类社

会生活带来风险与挑战,无疑也给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出于政治和其他非利己目标、非对称性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活动和逻辑,由来已久。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无政府主义、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和宗教极端主义^[8]。在这四次浪潮中,都穿插着复杂的民族或民族主义因素,具有强烈的暴力和仇杀冲动。国际性是恐怖主义浪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在多个国家发生并且由相同或类似动机所驱动。因此,只有在国际交往日益增加的全球化时代,才有可能形成国际化的恐怖主义浪潮。目前,恐怖主义正向小型化、当地化、网络化的后基地组织时代发展。纵观全球,恐怖主义在欧洲、东亚、南亚和中东依然盛行,加之高新技术在当代恐怖活动中的运用,恐怖分子采取的手段层出不穷,如信息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马克思最早揭示历史正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他敏锐观察到资本全球性扩张的必然性,因而最早洞悉异化在全球蔓延这一世界性的核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打破狭隘地域性特点,以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人类交往普遍加深为前提的未来社会图景。全球化为各国提供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把全球化发展中的矛盾与弊端扩大了。层出不穷的新全球问题在调整与转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视域,推动其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指认与求解时代问题中获得其旺盛的生命力。

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在全球化时代,仅凭某个或某些个学科或领域的知识,独立解答影响人类目前及未来生存和发展命运的核心问题及其衍生谱系,只是杯水车薪。这必然诉诸众多学科及其综合知识、方法与手段。因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拓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概括与总结当代科学的新成果,正视并迎接当今诸多时代问题的挑战。

从理论到理论,从先验思辨哲学理论旨趣出发,考察概念与概念、原则与原则、理论与理论之间矛盾进而去“构筑”体系,为马克思所不耻而欲“终结”之。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实践与认识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生成的;它不是为了编织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从事其理论创造,而是为了运用理论来指导解决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实践问题远比理论问题复杂。实践的复杂性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及其推进。面对日益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说必须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广泛的领域,一句话,在“历史科学”的大范围内纵横转

换, 以期不断获得理论的力量源泉。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当今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人类面临着的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要有创新精神, 新问题呼唤新视野、新理论和新方法。着眼于变化的世纪, 不断根据新的事实研究新的问题, 探索新的规律, 方能使思想与时代同步。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同时具备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 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持续生成、发展、演变的过程有机体。诸如对文本的阐释与研究, 就面临一个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 对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进行再认识的问题。再者, 我们必须结合当今世界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马克思

主义经典之作, 确立其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6]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王东. 创新时代呼唤创新哲学[J]. 北京大学学报, 2007, (6): 19-21.
- [8] 张家栋. 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J]. 国际观察, 2007, (6): 62-68.

The study of holism of Marxism from perspective issues

TAN Xipei, LIU Xiaorong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about holism of Marxism is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method of question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concerned about the Marxism. This theory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theories because it grow up and moved forward in the provenance, research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ractical questions. We should analyse the caus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se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the way for the turn up of this theory. For its overall problem—criticism of capital and exploration of post-capital, as a whole, expanded its scientific world view. It promotes the natio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when we think about changing subject and characteristics. Undoubtedly,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mportant practical question and its family trees must be one of the motives.

Key words: Holism of Marxism; perspective of problem; innovation path

[编辑: 颜关明]